

念恩師

4D 朱樂晴

漫漫黃葉於天際間飛揚，轉眼間，時間彷彿只過去了一剎那。我畢業已五年有餘，我終於和昔日同學相約回到母校——我們的小學，探望昔日的恩師。此時的我們還不自知，等着我們的，不僅有回到母校的興奮，還有令人意料不及的濃厚哀傷。

迎着徐徐秋風，走到那早已掉漆的綠色大閘前，十年前的鮮綠色已悄然變成黯淡的軍綠色，閘門上那掉漆的痕跡，如同老人臉上絲絲皺紋。鐵鏽味隨風鑽進鼻腔中，伸手推開大閘，熟悉的淡淡桂花香便取代了方才有些許刺鼻的鐵鏽味，似一條牽引的絲線把我的目光引到校門前的那片花園。花草樹木依舊，只是有些花兒看着像是剛萌芽不久，有些灌叢看着卻已要枯萎。幸好整體景色沒有變動，依舊是回憶中最熟悉的樣子，依舊是那條曾踏過無數遍的石板路。

「一心，念慈，好久不見呀！」正當我們走進校園裏細細觀賞景色之時，一把溫柔的女聲從後方響起，如絲線般瞬間勾出腦中遙遠的回憶。我和念慈回頭望去，曾經的班主任袁老師正向我們緩緩走來。秋風輕輕拂過袁老師的一頭長髮，勾勒她的臉龐輪廓：那逐漸蒼老的臉頰，眼邊烙印了的條條細紋成了被歲月刻劃的溝壑縱橫，我在那連綿起伏的山巒中攀登不止。烏黑髮絲間藏着幾絲白髮，那是來自歲月無情摧殘留下的永久痕跡，時間流逝的最佳證明。

我們並肩走在校園的操場上，各自分享這五年的點點滴滴，學校的趣事，歡聲笑語縈繞耳畔。我一邊聽着她們聊天，一邊繼續看着昔日最熟悉的校園的一切景色。操場一旁的一棵棵樹下，褪了色的長椅已不復當年鮮豔色彩，小時候我們總喜歡拉着音樂科梁老師坐在這長椅上齊聲高唱。「梁老師最近怎麼樣了？」「梁老師兩年前已經退休啦！」滿天黃葉飛揚，空氣間瀰漫開來一絲

悲傷的氣味。耳邊彷彿仍可聽見悅耳如那晨間黃鶯早啼的歌聲。回過神來，傳入耳竇的，只有秋葉沙沙作響。黃昏的夕陽本是美麗動人的，此刻灑在我們身上那金黃色的光束，溫暖中卻似乎混雜着不可言說的哀愁。

景物依舊，景中人卻早已不再。

直至太陽徹底躲入山脊後面，抬腿踏出那褪了色、生了鏽的軍綠色大閘，該說是無盡思念此刻爆發了嗎？臉上一陣滾熱，那是思念以往時光的淚水，是五年思念的產物。這個沒怎麼變的校園，原來早已變得不再熟悉。時光怎麼可以走得那般的快？轉眼間，坐在老師腳邊放聲歌唱的小孩已經長大，恩師已逐漸變得蒼老。童年的時光已被時間老人強制上了鎖，那無盡哀愁似要將我吞噬殆盡。但我又能做些甚麼呢？我已捉不住時光的尾巴了。

站在那曾熟悉不過的校園內，迎着那溫柔地拂開榕樹那發黃樹葉、帶着些許乾燥的初秋清風，剛才老師已漸發白的鬢邊重現於腦海。環顧四周，物是人非的哀愁此刻蔓延開來，眼中泛起一陣薄霧。往事如煙，驀然回首，回憶已離我遠去，伸手想要抓住時間的尾巴，時鐘指針卻永不會停止轉動。是的，時間從不等人，人們面對時間的無情流逝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緬懷、追悔，祈求時間能不能再走慢一些。面對人生無數次的分別，我們永遠都只能是無能為力的受害者，貌似唯有痛快淋漓的一場大哭，能舒緩那快要將我們吞噬的無盡哀愁。

歲月流逝，青春悄然，時間的漩渦捲走我們的青春年華，只剩一具具面臨歲月流逝、滿身傷痕的空洞軀殼。

時間啊時間，你可否令指針走得再慢些？你可否再等等我？我已追不上你了。